

三 月

廿 五 日

▲ 錦 輝 ▼

鈴！床頭的鬧鐘，六點半準時叫醒他。討厭！他翻個身，習慣地把右手伸出被窩，扭停那震耳的聲音，然後又沉沉睡去。

該死，八點零五分，日頭晒到屁股。

今天有八節課，他懶洋洋地掀開棉被，打一個長長的呵欠，爬下床來，噫！這個禮拜天可要掃地啦！地板上甚麼都有，煙蒂頭散在薄薄的一層泥粉上，像是夏夜的滿天星斗，臭襪子，內衣褲放在一堆，這禮拜天够瞧了。

八點十分，打開水龍頭，擠出最後一截牙膏，今晚上街要補充了，這回買個固齡玉，那黑人頭看久了有點可怕，森森白牙像是野狼。

八點十五分，鏡子裏的人影好生憔悴，臉色暗黃暗黃的，他下意識地摸摸尖削的下巴。不能再抽煙了，以免得癌病，他下個決心。頭髮看起來有點髒，今晚出去前記得要洗一洗，給蜜司林一個好印象。

八點廿分，他鑽過學校那扇後門，這工友是幹甚麼的，一年四季三百六十五天，似乎就沒堂堂正正開過一次門，晴天還好，要是下雨天帶著傘又騎車子，那就「靠腰」矣。

八點廿二分，他走入所謂的「福利社」，啃了一口大餅，差點就沒把剛鑲上的門牙給弄落了，一團麵粉煎得兩面焦黑，美其名曰：「葱油大餅」其實聞不出一丁兒油味，開水放點糖，又弄得乳白色的，一碗一塊，實在難以下咽，他在心裏滴沽著，沒辦法，到了月底就得將就些，他摸摸口袋，今晚同蜜司林出去，大概勉強還够。

八點三十分，教室已到九成座，「剃刀」是剃刀，課講得好是沒話說的。

九點十分，下課時間太無聊，到圖書館翻翻報紙。

中央日報，聯合報，中華日報，徵信新聞，新生報，新聞報，民聲日報，香港時報，臺灣日報一一晃過。

榮工演出走樣，十六分之多在鋼管手下稱臣，真是飯桶！他用勁捶一下大腿，想當年三軍球場四國五強時，日本就沒勝過克難國光。

元朗迫和南華，黃志強開角球，何祥友頭槌至陳錫祥足下，臨門僅三尺竟未掃入，可惜可惜！看形勢南華將步怡和，星島之後塵，改制為職業球隊，將來我國參加歐迪卡，亞洲盃，將無「香港腳」可用，只能派「臺灣出品」的國腳了。

九點三十分，烏蘇里江陳兵後，共匪正在建設第二道防線。

九點三十五分

金飯碗，香蕉蟲。

尼克森。

加強轟炸北越。

新娘與我，鐵定最後一天。

指劍為媒。

一服見效……

十點廿分，不知不覺在圖書館花了一個鐘頭，回到教室，人家已做了五、六頁的筆記，沒關係，明天向「阿瓜」借來抄一抄。

十一點十分，中間沒休息，繼續講課。

十一點五十分，提早下課，「福利社」排條長龍，多半是一年級的小弟妹在那兒吃比外面貴五毛的荷包蛋，兩塊錢還够不飽的白米飯，清湯倒相當清，比白開水差不了多少，一年級嘛，照理是應多

捧場的。

十二點廿分，後門那座矮房子裡四張綠色球檯皆已客滿，生意真好，得理不讓人，一個鐘頭改為十二塊，豬肉都漲價了，這也應漲呀！

十二點五十分，他走向教室趕實驗報告，隨便借一份「參攷參攷」糟糕，沒帶報告紙，掏出兩塊錢買了一疊，不到半個鐘頭，被「眾兄弟」要了個精光。

一點五十分，教授抑揚頓挫的音波中，有幾位「高手」在打坐，噫，真氣運行一週天，衝過十二重樓，噫！前面那位高手醒了，挺挺腰，看樣子還沒打通任督二脈。

兩點三十分，那個高個子的「豬哥」，又來找他們班上的「班花」，尖聲尖調怪討厭的：「周小姐！晚上六點三十分中東戲院……」光天化日，眾目睽睽之下眉來眼去地說雙簧，真他媽的氣死活人，班上九十條好漢，就沒有一個够力量的，落得他媽的「楚材晉用」。對了，今晚我同蜜絲林也去看「卡士達將軍」，千萬別倒霉碰上那一對，他在心裏默禱。

三點正，教官挾著點名簿來巡視，他樂得連瞌睡蟲都給趕跑了，嘿！總算不虛此行。

五點三十分，晚餐將就一點，泡杯牛乳，兩片麵包，暫時充飢，反正晚上出去，宵夜是免不了的，月底了，能省的儘量省。牛乳不能多喝，聽說美國人因為牛乳喝得太多，身上一股臭奶味，奇怪，鄭慶姬是怎麼肯嫁給洋人的？

五點四十分，洗頭髮，洗澡。

五點五十五分，上點髮脂，下個月要買支吹風機了，光靠梳子很難使這頭「煩惱絲」服服貼貼的，他一向以他的頭髮自傲，濃，黑而亮，很有點男性的魅力。他笑了，對著鏡子欣賞自己的笑容。

六點廿分套上領帶，穿好皮鞋。

六點卅分在中東門口，不幸，那隻「豬哥」也在。

六點四十分，還不見芳踪，他心裏有點急。

六點五十五分，那隻豬哥同「班花」進場，而蜜絲林還不見。他啐了一口「鋼骨水泥造洗手檯——好大的架子。」

七點正，已開演了，還不見人來，他的額上有些汗珠。

七點廿分，就再等一會吧，也許她家裏有事，

也許……，他心中做著許多假定。

七點四十分，他摸出一根香煙點上，自嘲地暗笑：「哼！戒個鳥煙。」

八點十分，他開始在心裏咒罵：「狐狸精，」，「禍水。」

八點四十分，散場，人潮從太平門湧出，他帶著失望與懊惱離開。

九點三十分，他在寫日記，字裏行間儘是「林素梅」的芳名。

十點十分，啊！忘了買牙膏，只好再用力擠，「涓滴歸公」，半點也不浪費。

十一點，他倒在床上，欣賞天花板。

十一點三十分，扭熄電燈，今天完了，明天再說，他把希望寄在明天。

· 夜 ·

絢麗多姿且嫵媚給人甜夢寧靜，

黑色魔巾常揮動使人迷惑幻想。

它，

驅走太陽散氣隔絕宇宙光明。

徒使——

鄉野漆黑似幽谷，

都市包羅如迷陣。

它，

蓮步嫵媚悄然離去促物清醒。



李瓊熏